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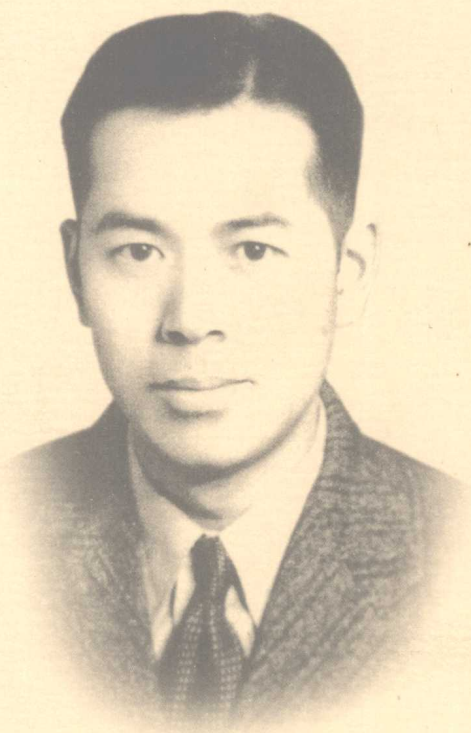
◆ 中国航空人物丛书 ◆

中国飞机设计的

一代宗师

顾诵芬 等编
师元光 主笔

徐舜寿



航空工业出版社

中国飞机设计的一代宗师

徐舜寿

顾诵芬 等编
师元光 主笔

航空工业出版社
北 京

内 容 提 要

徐舜寿是我国著名的飞机设计师。在他自己短暂的一生中,为中国飞机设计事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本书荟萃大量由他本人提供的珍贵文字及历史资料、回忆、纪念文字等,内容丰富、翔实,生动感人。其中所记述徐舜寿的历史功绩和他的科研设计思想、对事业的奉献精神以及人格魅力,对于今天从事和关注中国航空事业发展的人们,有着很强的现实意义。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飞机设计的一代宗师徐舜寿/顾诵芬等编. —北京:
航空工业出版社, 2008. 11

ISBN 978 - 7 - 80243 - 221 - 5

I. 中… II. 顾… III. 徐舜寿(1917~1968) —生平
事迹 IV. K826. 1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67847 号

中国飞机设计的一代宗师徐舜寿

Zhongguo Feiji Sheji de Yidai Zongshi Xushunshou

航空工业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安定门外小关东里 14 号 100029)

发行部电话: 010 - 64815615 010 - 64978486

北京地质印刷厂印刷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2008 年 11 月第 1 版

2008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787 × 960

1/16

印张: 26.75

字数: 480 千字

印数: 1—5000

定价: 49.00 元

序

在我国第一架自行设计的飞机——歼教1和我国自行研制的第一台发动机——喷发1A首飞成功50周年之际，在徐舜寿同志离开我们整整40周年的日子里，在一代又一代航空人传承梦想、我国航空工业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并以全新姿态冲击更高目标的今天，编撰出版《中国飞机设计的一代宗师徐舜寿》一书，以纪念新中国飞机设计的一代宗师、著名的航空工业专家徐舜寿同志的重要历史贡献，弘扬他的科研设计思想、道德风范和人文精神，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特殊的现实意义。

徐舜寿同志出生于浙江省吴兴县南浔镇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亲徐一冰，早年追随孙中山先生加入同盟会，从日本回国后，在上海创办了我国第一所体育学校——中国体操学校。哥哥徐迟，著名作家，以诗人气质写报告文学，创作出很多优秀的作品，其作品《哥德巴赫猜想》和《地质之光》体现了科学与文学交融，影响了几代中国人。夫人宋蜀碧，在翻译领域有所建树，与徐迟合译了《托尔斯泰传》等名著。徐迟的报告文学让中国人了解了哥德巴赫猜想，而徐舜寿则怀揣着航空报国的远大志向，奋力问鼎我国航空工业的“哥德巴赫猜想”。

徐舜寿同志于20世纪40年代就从事航空事业。新中国成立伊始，就参与航空工业的组建工作。1956年8月，他主持创建了我国第一个飞机设计室，并担任主任设计师，同时担任歼教1喷气



中国飞机设计的一代宗师徐舜寿

飞机的总设计师，他呕心沥血，把整个身心投入到飞机设计事业中。1958年7月24日，我国自行设计的第一架飞机——歼教1顺利飞上了蓝天，开创了我国航空工业从仿制走向自行研制的先河。1961年，他组织创建了我中国第一个飞机设计所——中国航空研究院沈阳飞机设计研究所，并担任该所第一任技术副所长。1964年，参与组建了我国第一个大型飞机设计所——西安飞机设计研究所，并担任该所技术副所长兼首任总设计师。他以对党、对祖国、对人民无限的热爱和忠诚，满腔热情地投身于我国航空工业建设，他组织和亲自设计的飞机有歼教1、初教6、歼8、轰6、运7等。徐舜寿的历史地位和贡献不仅在于他组织和参与了多个飞机设计、飞机机构创建和航空科研基础设施的建设，培养了大批航空科技人员，编写了大量著作；更重要的是他形成了一套比较系统的飞机设计思想，为后人树立了高尚的为人风范，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徐舜寿同志不畏艰险、百折不挠的创业精神，为每一位熟知他的人深深敬佩。建国初期，在没有专门的外国专家援助、没有充足的经费、没有飞机设计人才和专家奇缺的条件下，他带领立志为发展我国飞机设计事业的一代热血青年，在异常简陋的环境中，创办飞机设计室。他们夜以继日，废寝忘食，三个月就完成了歼教1的全部设计图纸，两年内研制出我国第一架全部使用国产材料、成品件（包括发动机）的喷气教练机，速度惊人，前所未有。

徐舜寿同志求真务实、细致严谨的工作作风，为每一位熟知他的人深深铭记。在“浮夸风”劲吹、盲目追求高指标的年代，他不盲从、不迎合，举出大量技术上的论据，反复说明必须按照科学规律办事，循序渐进。在飞机设计室，他首创了保证科学决策的技术委员会，这种开放、民主的技术组织形式，不仅使决策过程透明、民主，提高了决策的科学性，也为提升



技术人员的技术水平创造了机会和条件。他倡导“熟读唐诗三百首”，要求大家苦练基本功，把“六分之五”的时间用于科研和钻研业务，他似父兄那样对待年轻人，鼓励年轻人要“坐下来，钻进去，冒出来”，争当技术尖子，决不做“技术官僚”。

徐舜寿同志高瞻远瞩、开拓创新的治学态度，为每一位熟知他的人深深景仰。面对“一边倒”、全面学习苏联的政治要求，他敢于“不唯米格论”，在研制歼教1过程中，大胆摒弃苏联飞机机头进气的气动外形设计，采用两侧进气布局，同时对原准机进行了一系列大胆的改动。作为飞机设计事业的领军人物，他明确提出不能仅靠牛顿三定律来领导和指导飞机设计工作，以一个航空科技领导者应有的敏锐和远见，始终站在时代的前沿。早在20世纪50年代，他就钻研高速空气动力学；飞机设计室创建后，迅即开展气动弹性专业的组建；在电子计算机技术刚刚兴起的50年代末，又在设计室组建了计算站，引进了当时国内能获得的模拟和数字计算机；60年代初，便在六院一所设置自动控制专业；1965年，开始关注当时还处于探索阶段的飞机疲劳问题。

徐舜寿同志襟怀坦白、正直无私的高尚品德，为每一位熟知他的人深深折服。他总是站在国家利益的高度，向领导直言相谏，为领导当好参谋，即使遇有不同意见，也直言不讳，据理力争，从不随波逐流。从大学时期到参加革命；从建国之初在航空工业局机关工作，到1956年主持组建我国第一个飞机设计室；从六院一所到十所；他始终想着怎样为国家研制设计高性能飞机。即使在文革动乱时期，身处非常恶劣的环境下，仍利用对他进行错误批判的机会，认真总结创办飞机设计事业的经验教训，而对投身我国航空工业的决心没有丝毫动摇。



中国飞机设计的一代宗师徐舜寿

作为中国飞机设计的一代宗师，徐舜寿同志把毕生心血献给了我国的航空事业，不愧为航空报国的楷模和爱国知识分子的典范。让我们牢记徐舜寿等老一辈航空人的丰功伟绩，学习、继承和发扬他们爱国、拼搏、奉献和创新的精神，不辜负他们的期望，在新世纪、新时代，激情进取，奋力拼搏，为祖国航空工业的跨越发展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林左鸣

2008年9月30日

注：林左鸣为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党组书记、总经理。

前 言

自20世纪初，人类实现动力飞行以来，航空科学技术即迅猛发展。航空工业也逐渐成为国家科学技术水平和综合国力的标志之一，成为强国的战略性产业。

20世纪的中国，经历了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进而向社会主义社会转变的艰苦历程。在这个历史进程中，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高瞻远瞩地提出了“航空救国”的口号，以冯如、巴玉藻、王助等为先导，一大批优秀的先驱者推动着中国航空事业的进步与发展。徐舜寿就是他们当中一位杰出的代表人物。

在中国航空工业尤其是飞机设计事业的发展历程中，徐舜寿有着突出的历史地位与贡献。他于40年代开始从事航空事业，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伊始，即参加了航空工业的筹备工作。1956年，他主持创建新中国第一个飞机设计室；1961年，作为主要领导，组织和创建第一个飞机设计所；1964年，他又参与了组织和创建第一个大型飞机设计所。他是新中国飞机设计的一代宗师，在他直接领导下培育出的飞机设计人员，遍布我国自主设计机型的重要岗位；而由他主持、组织和亲自设计的飞机有：歼教1、初教6、强5、歼8、轰6、运7……

徐舜寿的贡献，不仅在于参与飞机设计、飞机设计机构及基础的建设，培养了一大批卓有成就的航空科学技术人才；还在于他勤于思考、善于总结，在实践中形成了比较系统的飞机设计机构建设思想和飞机设计思想及人才培养的理念与方法。

我们纪念徐舜寿，最重要的是继承他的飞机设计科研思想并运用于我国飞机设计事业中。



徐舜寿的一生，是短暂的、不平凡的。他融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美德与西方现代科学、民主意识于一身。他对事业有着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以及锲而不舍的钻研精神和公而忘私的奉献精神；对组织和同志襟怀坦白、正直无私。与徐舜寿共过事的人，对他的为人处事与道德风范都有共同的深刻印象与切实感受。在他的领导下工作，不仅可以学到精湛的科学技术知识、技能与方法，还可以获得实现理想人生的勇气与百折不挠地追求事业成功的精神力量。

我们纪念徐舜寿，更要弘扬他的道德风范与人文精神。

历史是以人为最基本的元素来记载的。历史发展的长河中，代表人物往往成为一种标志而载入史册。

今天，我国航空工业正在发展的进程中攀登新高峰。从事航空科技工业和关注中国航空事业发展的人们，不应该忘记、更不应该不知道徐舜寿。或许，人们更熟悉前苏联的飞机设计师——米高扬、苏霍伊、图波列夫、伊留辛、雅克福列夫……而对于自己祖国的飞机设计师却知之甚少，这是历史的悲哀。我们有责任把徐舜寿的业绩与生平记录下来，告诉今天和今后的航空人，是他和那一代先驱者，在极为艰难的条件下，为中国的飞机设计事业夯实了第一块基石。

今天，中国的航空工业面临着新的发展机遇，国家关于研制大型飞机的决策和一系列重大项目的立项以及在研、首飞、定型和投入批量生产，勾画出新的目标和蓝图。

在追思徐舜寿及老一辈航空先驱的今天，我们希望，中国的航空事业能够在前辈们崇高精神的激励下，得到更好更快的发展；更衷心地期望，有更多的人才加入到前辈们为之奋斗的航空事业中来。

编者

2008年8月

忆新中国第一代航空工业 专家徐舜寿

伍修权^①

编者按：

本文原载1996年5月《中国空军》双月刊。该刊编者按中写道：“徐舜寿是一位对我国航空工业作出过重大贡献的飞机设计专家。伍修权同志为怀念这位如今鲜为人知的杰出人物，在原航空工业部部长莫文祥等同志的支持下，写了这篇文章。”

当我国航空工业正在展现新面貌的今天，尤其是当我们看到我国自行设计和制造的新型飞机在蓝天翱翔时，我们不由深深怀念新中国飞机设计事业的初创人之一、我国著名的航空工业专家、共产党员徐舜寿同志。他虽然离开了我们，但是他对祖国航空事业的献身精神和重大贡献，他在飞机设计事业上的丰富学识及其组织才能，他作为一个共产党员的高尚品德及一个科技专家的治学态度，至今仍为每一个熟悉他的同志铭记不忘。

爱国爱党 立志献身

徐舜寿同志早在学生时代就立志于航空事业，16岁考入清华大学机械系，攻读航空专业。20岁毕业后，正值抗日战争爆发，他抱着航空救国的志向，又考入原中央大学航空研究班深造。后在新疆伊宁航空训练班讲授飞行原理，为我国反侵略战争培训空军人才。1940年，他创造了飞机性能捷算法。1944年，他又编辑出版了一部英汉航空词典。同年他赴美国学习，于1946年回国。他目睹国民党政府的反动腐败，就与我



中国飞机设计的一代宗师徐舜寿

党地下组织取得了联系。1949年春天，挈妻将雏，深夜偷渡封锁线，到达解放区。最初在我军东北航校机务处任工程师。不久后随军南下，参加我国南方某地机场修建工程，为解放全中国的伟大进军服务。随后，在华东空军航空处航空研究室任飞机组负责人。1949年12月，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在我国航空工业的创建初期，他担任了航空工业局技术科科长，曾为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中的航空工业部提供了许多具体方案和计划数字。他又通过自学，较快地掌握了俄文，翻译并审核了大量的技术资料，推动了试制苏式飞机的技术指导工作。但是他的主要目标却始终是自行设计飞机。在他的积极建议和努力工作下，1956年航空工业局决定建立我国第一个飞机设计室，授命他担任设计室主任。创业初期，困难重重。既无试验设备，又无设计经验，除他本人和总工程师黄志千等少数几个同志外，大多数人员是离开学校不久的大学生和中专学生，有的还不是学的航空专业。但是他满怀信心地提出，一定要尽快地设计出中国自己的飞机来。他和黄志千等同志根据当时的需要和可能，提出首先设计喷气式中级教练机的方案。他当时经管两个型号的设计工作，十分繁重，尽管身体不好，还是和大家一起画模线、计算强度。那时他39岁，设计人员平均年龄是25岁。就是这支一百来人的年轻的技术队伍，夜以继日，没有周末例假，春节也不回家，只用3个月时间就完成了全部设计图纸。一些老设计人员回忆起当年工作的情景，至今心情十分激动，说那是他们一生的黄金时代。

新中国第一架喷气飞机的诞生

1958年7月26日，我国自行设计的第一架飞机“101”飞上了天：叶剑英元帅代表中央军委参加了庆功祝捷大会。这架飞机的性能在当时同类型飞机中是比较先进的。就在我国开始这项设计时，还有几个国家也在设计这种飞机。他们的工业基础都比我们雄厚，设计经验也比我们丰富，但是他们的同类型飞机在我们的“101”上天后一二年才陆续试制成功。这第一架喷气式飞机的上天，在我国航空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飞机上天以后，徐舜寿组织全体人员总结经验，并且冒着酷暑来到福建前线机场，听取飞行人员的意见，了解他们的需要，为设计新的超音速歼击机，迈出新的一步。他开始研究设计新型飞机的初步方案，



为了适应新机研制的需要，又积极提出和参与规划，建成了我国第一个高速风洞。

徐舜寿等同志在航空事业上的贡献受到党的重视，早在“101”号试制时，周恩来总理鉴于当时还不宜公开宣传这一成就，请人转告这架飞机的设计人员，要他们先做“无名英雄”。到全国三届人大时，周总理即指示航空界应有代表。根据这一指示，徐舜寿同志光荣的当选为三届人大代表。

徐舜寿同志有着强烈的事业心，时刻都在考虑新型号飞机的设计，同时又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设计室刚成立，他就提出了需要与可能相结合的设计指导思想，强调飞机设计必须与国家经济发展、国内技术水平和工厂的生产能力相适应。在刮浮夸风、盲目追求高指标的年代，他没有随风倒，不盲从，不迎合，举出大量技术上的论据，反复说明不能脱离国力、追求不切实际的高指标，必须按照科学规律办事，循序渐进。尽管受到很大压力，甚至受到批判，但他从不放弃合乎科学的正确主张。1963年在航空设计研究院的党代会上，他还从战术技术要求的制定、草图的设计，直到飞机试飞定型、转入成批生产的过程做了周密的说明，以此论证研制一架现代化歼击机所必不可少的周期。鉴于周期为时较长，他提出应尽早起步。实践证明，他的意见是正确和实事求是的。他这种不计个人得失、坚持科学真理的精神，给周围的同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培养专业人才 开拓航空工业

徐舜寿的另一卓越贡献是为我国飞机设计事业培养了大批人才。他充分了解爱国而有真才实学的知识分子，敢于大胆使用；他一贯鼓励青年技术人员钻研业务，要他们“坐下来，钻进去，冒出来”，成为自己专业的“状元”和“尖子”；对于成绩突出的技术人员，他建议党组织委以重任；在政治风暴中，他努力保护热爱航空事业的技术骨干。当有的技术人才得不到重用，他曾经激动地向有关方面提出意见道：“这个人如果不够从事这一工作的政治条件，你们就把他调走。既然不是不够，在我这里我就要使用。要用人家，又不信任人家，这样的事我干不来！”

他对于技术人员的专业知识水平一直要求很高。他曾经提出：“一个飞机设计人员一定要熟悉十种以上飞机的同一构件或系统的构造，并能进行分析比较，论述其优缺点，概括出各设计家的传统，知其



中国飞机设计的一代宗师徐舜寿

所以然。”为此，他一开始就狠抓了设计人员对图纸资料的学习；他还将我人民空军击落的敌机残骸弄来，让大家拆开研究，了解敌机的构造和性能。他对各类人员都提出严格要求，不仅计算、画图要求准确、迅速，甚至图纸上的仿宋字也要求写得一丝不苟。他重视经验总结，在设计任务完成后，不仅作全面总结，而且要求人人写出自己的经验体会，说这些总结就是后来人的技术经验和传统作风的现实教材。

作为一个技术干部，他不空谈政治。但他总是把当前任务同国内外形势、同国家的前途命运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使设计人员充分了解自己工作的意义，产生一种使命感。他和设计人员朝夕相处，关系融洽。许多人几十年牢记着他的热情帮助甚至严厉批评。他善于发现人才，使用人才，言传身教，严格要求，培养了一支勤奋钻研、工作忠实严谨的科研队伍。

徐舜寿的工作经验及组织才能，特别是其丰富的知识，深为周围同志所敬佩。他熟悉飞机设计的各个专业和飞机生产的各个环节。他重视科学管理，建立了一套行之有效的规章制度，组织编写了规范手册、图纸管理制度、零件设计原则和设计员手册，等等。今天这些仍然是培养和考核技术人员的依据。为了发扬技术民主，实行技术责任制，他极力主张建立技术委员会。虽然当时遭到一些非议，这一制度在实践中终于得到普遍推广。他重视图书资料工作和国外技术发展情况，注意介绍推广并亲自动手翻译。早在1953年，他看见国外新出版的一本《飞机强度学》，便利用出差机会在旅途中进行翻译。他曾在火车的硬卧车厢里，伏在手提箱盖上，以半小时一页的速度翻译着，一趟出差结束，一本书也基本上译出来了。他所领导的单位经过长期积累，保存了相当完整丰富的技术资料，成为本专业的一笔巨大财富。当国外航空工业开始使用电子计算机时，他立即向国外订购，因而我国在50年代末60年代初即使用电子计算机计算结构强度。

英年早逝 业绩永存

随着国防建设发展的需要，最初只有百十人的飞机设计室发展成为上千人的飞机设计研究所。徐舜寿担任副所长，负责技术领导工作。

他不仅在工作中敢于领导，严于管理，善于决断，勇于负责；而且十分热爱生活，爱好广泛。他常教育孩子们速算、练字、观看星座；休息时喜欢阅读世界文学名著，并读原著以提高自己的外语水平。他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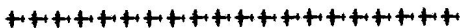
欢欣赏古典音乐，但在夜深人静、听到飞机发动机雷鸣般的试车声时，他不仅不感到烦躁，反而欣赏地说：“这才是最美的音乐！”

徐舜寿生于江南水乡，为了发展我国航空工业，他足迹遍及全国，并且长期生活在北方。每次调动，他从不讲条件、地点，往往只有一句话：“只要搞飞机，到哪儿都行！”虽然他走过的道路坎坷，心里却始终燃烧着为祖国设计自己的新型飞机的强烈愿望。正在他要为各种新型飞机设计施展自己的才能时，十年动乱开始了。徐舜寿同志遭到了残酷迫害，于1968年1月6日不幸去世。在最后的时刻，他还说：“我不能死，我还没有老，我还能对党工作。”他只活了50个春秋，正当壮年。我们许多熟悉他的同志，为他的过早去世、为我国航空科研事业的重大损失，深深感到痛心和憾恨！

可以告慰于徐舜寿同志的是，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航空事业正在蓬勃发展，他生前播下的种子，正在开花结果。他毕生为发展我国航空事业奋斗不息的献身精神，他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他精通业务、善于组织领导的才干，他平易近人、光明磊落的作风，正在新的历史时期得到继承和发扬光大。他当年的壮志宏愿，正随着我国自己设计和制造的各种新型飞机，直上晴空，长留蓝天！



◎ 1995年宋蜀碧与伍修权、徐和合影



注释：

① 伍修权（1908.3.6—1997.11.9），曾用名吴寿泉，湖北省武汉市人，徐舜寿的三姐夫。

1923年冬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年先后在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步兵学校学习，后任翻译。1929年调苏联伯力远东国家保卫局工作。1930年转为苏联共产党（布）候补党员，参加过苏联红军。1931年回国后即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31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闽粤赣军区司令部参谋、瑞金红军学校军事团教育主任、军委模范团政治委员、军委直属第3师政治委员、汀（州）连（城）军分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参加了第三、第四次反“围剿”作战。1933年任共产国际、中国工农红军总顾问李德的翻译。长征期间，历任红3军团副参谋长、陕甘支队司令部作战科长。

抗日战争时期，长征到陕北后，历任红15军团73师参谋长、陕甘宁边区秘书长、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处长等职。1941年回延安任中央军委一局局长、作战部副部长。

解放战争时期，历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委员、东北军区司令部参谋长、东北民主联军参谋长。后任军事调处执行部沈阳第27执行小组组长，授少将军衔，参加同美军、国民党军代表谈判，初露外交锋芒。1947年任东北军区参谋长兼军工部政委和沈阳卫戍区司令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外交部苏联东欧司司长（1949.11—1950），外交部副部长（1950.12—1955.1）。1950年11月，作为中国政府特派代表出席联合国安理会并发表讲话的第一人。1953年3月，作为中国政府代表团成员随周恩来总理去莫斯科参加斯大林的吊唁活动。1955年至1958年，出任中国驻南斯拉夫首任大使。此后，历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1975年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1980年9月担任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副庭长和第二审判庭即军事法庭审判长，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了公开审判。曾任北京国际战略学会会长、解放军战略研究所所长、中苏友好协会会长、欧美同学会常务副会长。中共中央委员、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常务委员。

1997年11月9日，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90岁。主要著作有：《我的历程》、《往事沧桑》、《回忆与怀念》、《在外交部八年的经历》等。

音容犹在 慈爱永存

2008年1月6日，先父驾鹤40周年忌日。往事历历，萦绕心头。试提笔，竟如泉涌，点点滴滴串成珠。以薄寄怀念之情，遥祭在天之灵。

爸总是那么忙。记忆中，爸很少和我们在一起。我出生三个月即被抱着离开南昌，经上海、青岛、济南、沈阳，再到上海。完整记忆是从四岁开始。那年，妈带着我从上海来到北京，与在航空工业管理局(四局)工作的爸团聚。我进四局幼儿园。周六，爸接我回家，忙时则请同事代劳。1956年，他调沈阳112厂飞机设计室，我们在北京又住了两年。那时往返沈阳与北京之间都是乘火车，他总是中午11点到家。1958年我们搬到沈阳。1961



◎ 父与女

年，他调塔湾的一所，我们还住在112厂所在的三台子。一所和112厂的公休时间不一样，他周末回家我们却上学。即使这样，由于他经常出差，也不是每周都回家。我们很少去塔湾，只记得他们授军衔时，全家去一所。爸特高兴地带着我们到各处串门，记得去了熟悉的黄叔叔(黄志干)家和新婚不久的小顾叔叔(顾诵芬)家。那次，就住在爸那不算大的家里。1964年，爸调陕西阎良的十所。次年，举家离辽赴陕，在阎良安家。我只身离家去临潼县读高中。

爸很有生活情趣。小时候家住北京东单镇江胡同，两间北房。周末如果他在家，总是拉我们在院子里晒太阳，还教我在阳光下看书要注



意方向，避免阳光直射书上刺激眼睛。遇到天气好或者家里来了亲戚，他会招呼大家“照相！照相！”接着从屋里拿出一条墨绿色的毯子，搭在院子中间的一根晒衣绳上，就是背景了。我喜欢照全家相，他让我们都坐好，看着他支起三角架，装好快门线，按下快门线，再跑回自己的位置，听相机“喀嚓”一声，定格、成像。大年夜，爸点花炮，我和大弟汶站在屋檐下看，小弟源在屋里隔着窗户往外看。我们不玩儿带响的鞭炮，只点好看的花炮。我最喜欢的是“老头花”，每次都是爸跑过去点着大肚子老头那藏在头顶上的捻子，再跑回屋檐下和我们一起看。汶“小淘气”的时候，爸把雨伞撑开，倒挂在院子的晾衣绳上，让汶站在伞下，他拿把水壶往下洒水，边洒边喊“下雨喽！”汶高兴得跑出跑进。他带我们去崇文门看经过的火车，汶兴奋得又叫又跳。国庆夜，他带我们在国际友人服务部的楼上看焰火。

爸儒雅。他身材修长，极整洁。50年代多穿西装，却少打领带，常常是内着高领衫或衬衫，不系扣，随意而潇洒。度身定制的西装，一件上衣配两条裤子，喜雅色。60年代改着中山装、军装，书生气质依旧。他通英文、俄文。英文有清华教育和留美经历，俄文则自学。他书写工整，字如其人。削铅笔总是一刀一刀，刀痕均匀，再垫张纸，斜向将笔尖削得细细的。沈阳期间，他出差北京常常带回些有意思的东西，最多的是唱片。还有一套百花信笺，信纸的下方印着齐白石的花卉、鱼虾画，清馨淡雅。又有一套瓷制小猫，八只小猫姿态不同、颜色各异。我离家时带了两只。历经多次搬家，不变的是书柜的“思念角”，小猫伴着爸在苏联时的一张全身像。



◎ 思念角